



苏丹人的家——用草圈起来的房子。

直升飞机刚刚起飞一会儿，游击队却在地面向直升飞机开枪，当时飞机里坐了13个人，驾驶员被打伤了，飞机在二三百米的高度突然失控，迅速向地面冲下去。我们吓呆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心也本能地随着飞机急剧坠落……

在苏丹与死亡擦肩而过

口述 / 王富群 采写 / 尹红玲

我不记得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离开危险的井场的。我只记得我坐在卡车上，离井场越来越远时，我很难过，当然也还没有完全从惊吓中解脱出来。四周一望无垠的草原依然翠绿，游牧部落的帐篷像一把把大伞，散落于草原上，我却对眼前的美丽麻木起来——1999年5月3日，作

为中原油田国际公司的职工，初到苏丹施工不久，我就遭遇了生平第一次劫难。

事情是突然发生的。那天凌晨3点，一阵激烈的枪声把我们 from 睡梦中惊醒，我们刚要起身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，当地的游击队员已经冲进屋里，不给我们任何反抗机会，枪已经顶在脖子上。戴

在我们腕上的手表转眼间到了他们手中，脖子上的项链也被他们抢去，衣箱翻得底朝天，衣服扔了一地，间或有亲人的照片掉出来……整整两个小时，我们不能动，也没有办法可想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个人财产和生活用品被他们全部抢去。一直到了天亮，他们才放开我们，带着原



白日里，苏丹装甲兵保护采油的井场。

本属于我们的东西离去。

我们可以自由活动，可是脖子已经有些僵硬，腿也软得几乎不听使唤。这时候，一个同事脸色苍白地走进屋来，原来游击队把他堵在了厕所里，用枪逼着他搜光身上值钱的东西，还不允许他出来。我们以最快速度与甲方取得联系，半个小时后，甲方开着飞机来到井场。可是飞机只能载30多人，我们人太多，为了防备游击队再返回来，我们只好动用运货的大卡车，一路颠簸着离开了井场。

井场上糟糕的安全问题，一度使中原油田国际公司中止了与甲方的合同。尽管暂时无法施工，我们却时刻牵挂着井场上的设备。井场所在的本丘市每年都有个漫长的雨季，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，设备将遭受很大损失。为了给以后的施工打下好基础，后来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再次来到井场，对设备采取一些保护措施。每天早晨直升飞机把我们送到井场，我们抓紧时间封存设备，垫高房子。到了傍晚，直升飞机再把我们送到90公里外的一艘小船上过夜，第二天再把我们送到井场。

井场四周是茫茫的草原，最初的那

段日子，我们十分陶醉于这样的美丽，毕竟这样的草原对于在国内住惯了城市的我们来说，充满了诱惑。渐渐的，我们感到了辽远背后的孤寂，整天几乎见不到什么人。干累了活，抬头看看四周，真希望看到人家，看到袅袅炊烟升起。然而眼前只有孤零零的井架，只有枯燥的井场以及井场旁挥汗如雨的单调身影。除了空寂还是空寂。无以言说无法摆脱的空寂。

亲眼目睹了当地游击队的厉害，干活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又时时充满了恐惧。尤其正午时分是最难过的，太阳像个火炉似的烘烤着地面，房子里更像个蒸笼，所能做的只有在烈日下不停地喝水，然后不停地出汗。口袋里的盐块不断地被吞下去，人还是有种脱水的感觉。只有远远地听到直升飞机的声音，我们才像看到了一丝希望。于是傍晚时分就成了我们一天中最盼望的时刻。在我们的心中，飞机由远而近的噪音不亚于一颗定心丸。

我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有一次直升飞机刚刚起飞一会儿，游击队却在地面向直升飞机开枪，当时飞机里坐了13个人，驾驶员被打伤了，飞机在二三百米的高

度突然失控，迅速向地面冲下去。我们吓呆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心也本能地随着飞机急剧坠落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下完了……在飞机降到离地面二三十米的千钧一发之际，副驾驶员终于控制了局面。飞机又缓缓上升之际，我看到副驾驶的后背已经湿透了。

去年中原油田国际公司又一次在苏丹中标了一个项目。根据甲方要求，我们要迅速动用设备。那天临近傍晚，我们正在检修设备，突然听到飞机嗡嗡作响，对于这样的声音我们太熟悉了，心中就没在意。惟一感到奇怪的是，甲方的飞机就停在不远处，怎么又来了一架？不一会儿，我们听到爆炸的巨响，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不远处已经炸得烟雾弥漫，震耳欲聋。我们本能地趴在地上，我不断地祈祷着，炸弹千万不要落到井场上，千万不要……等到四周终于安静下来，我们发现，在距离井场100米之外的地方，被炸出了一个直径约有3米、深2米多的大弹坑。甲方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这是游击队发泄的一种方式，他们倒是不会故意炸死人，但是炸弹可不长眼睛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离开现场。甲方人员急



被游击队抢劫后的设备，我们舍不得丢弃。

急地上了直升飞机，因为载不下那么多人，我们便被留在了井场。

看着飞机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，我们突然明白，现在联系办事处派飞机来接我们已经来不及了，夕阳已经把四周茫茫的草原照成了金黄色。我们没有任何退路，只有在井场上呆一夜了。

月亮升起来了，星星布满了天空。星光下只有我们和我们的影子。屋子是不能进了，谁也不知道睡梦中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们一致决定，过一个不眠之夜，



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真希望能看到人家，看到袅袅炊烟。

地很多。我们在井场边的房子里常常有蛇出没，有时候我们一觉醒来，发现蛇正在墙角，抬头注视着。我们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常常梦到蛇，成群成群的蛇围着我，把我从睡梦中吓醒是常有的事。后来一个苏丹的雇员被蛇咬了，我们对于蛇更加畏惧了。穿工鞋之前，总是将鞋仔细地倒一倒，发现里面没有东西时，才放心地穿上。穿工衣之前，也要把衣服用心抖一抖，谁也不敢保证不会有蛇钻进工衣中。走

一部分人巡夜，另一部分人就抓紧干活。我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如果真遇上游击队来捣乱，决不再像上次那样束手无策，而要齐心协力地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惟一让我们担心的是，他们手中有枪。不过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，索性横下心来，顺其自然。尽管有思想准备，巡夜的同事仍不敢有丝毫马虎，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起他们的警觉。那个夜晚十分十分漫长，月亮不紧不慢地穿过云层，一点也不体谅我们内心的焦虑。好不容易盼到天边露出第一缕曙光，办事处派了直升机来接我们。当井场在我们眼里只剩下一个小黑点时，我们这才感觉到了疲惫，一种全身心的疲惫令我们浑身酸软。

细细算起来，我到苏丹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加起来有一年多吧。在井场上日复一日的生活总令我有种时空的错觉，有时候我甚至感觉不到我工作在非洲最大的国家，孤寂的井场把我与这个国家隔离开来。苏丹北方是沙漠，我们所处的南方也许因为是大片草原的缘故，沼泽

路时，也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，那种不可知的危险时刻困扰着我们。那里的澡堂也是蛇喜欢光临的地方，到澡堂里洗澡，不到水池边是断然不敢脱掉工鞋的。

听说我们时常踩到蛇，苏丹办事处有位女同志觉得很刺激，便到井场来体验生活，素来怕蛇的她一天之内发出了无数次的尖叫，天还没黑就心有余悸地离开了。

在井场上施工，劳动强度很大，一天下来，我常常有种虚脱的感觉。由于安全原因，有时候半个月我们也吃不到蔬菜，只能一顿顿地吃干菜，到后来看到干菜我就想吐。干净的水是根本喝不到的，我们喝的水都是从黑色的沼泽地里抽出来的，然后经过简单的过滤。但即使这样喝到嘴里感到苦涩发麻的水，我们每天的需求量也很大。没有办法，苏丹属热带气候，终年炎热，年平均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。

尽管苏丹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，也常常出口棉花、阿拉伯胶、油料作物、蔬菜、水果和其它农产品，但却依然十分贫穷。我们所见到的空旷的草原上，居住着许多游牧民族，他们所谓的家大多是用草圈起来的，条件稍好的才用白布围成一个帐篷。井场所在的本丘市在我看来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，比村庄好不了多少。我时常想，多亏我只是到这里工作，我终究是要离开这个地方，终究是要回到我的祖国的，我无法想象长时间地在这里生存的种种苦痛：多少次地与死亡擦肩而过，一个人要想在那里生活得像样一点，实在是无能为力的事情。



苏丹的装甲兵们在井场。